

由九十年代至今香港每年都有一至二個女性藝術題材的展覽，有為慶祝三八婦女節、有女畫會的年展、女性藝術家的個展，以及近年一些較有導向性的策劃展覽。前年五月香港文化博物館以「婦道」為題舉辦為期一年的女性藝術節和六個專題展覽。今年三月 Para/Site 藝術空間第五次搞有關性別題材的展覽，那香港對於女性藝術的討論有否因此而推向一個高潮？大家對有關的議題有否更深入的討論？

### 鼓勵參與

香港大部分女性藝術展覽大多以鼓勵女性創作為目的，並未對女性藝術的問題有多大思考，差不多但凡女性藝術家都可以參與，好像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文促中心)在八九年<sup>1</sup>、九〇年<sup>2</sup>、九一年<sup>3</sup>、九四<sup>4</sup>年舉辦的女性藝術展覽。文促中心主席文樓在九零年的藝術展覽場刊明言，展覽為慶祝三八婦女節。他說香港工商政界已有「女強人」，文化界亦不難出現「女強人」。在八九年的一屆香港青年女藝術家展覽場刊則說「組成香港這個兼並東西文化交融的，同時擁有時代精神的現代藝術，女性藝術家佔有了一個不容忽視的位置。」展出的七位年青女藝術家富於「潛力」，「將來一定會更進一步」。可見展覽有良好意願，但是意念頗為空泛。問過當時參與的藝術家，其實展覽是文樓的太太郭劍明籌劃的，大家只是收到展覽邀請便展出。之前之後都沒有什麼討論。雖然展覽從一個較具社會性的名字開始，並沒有進深討論。但在鼓勵藝術家創作方面有積極意義。

女性藝術家互相支持組成畫會組織展覽，亦是一個恆之已常的活動，就如香港早期許多藝術活動都是由畫會推動。香港女性藝術家畫會有一九九三年成立的「香港現代女畫家協會」和同年成立的「國際女畫家（香港）協會」。她們定期都有舉行會展。聯誼交流的成分頗重，不見有何藝術理念的主張，但相信可以支持會員持續創作，亦未嘗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國際女畫家（香港）協會」會員  
香港美術團體歷史展覽場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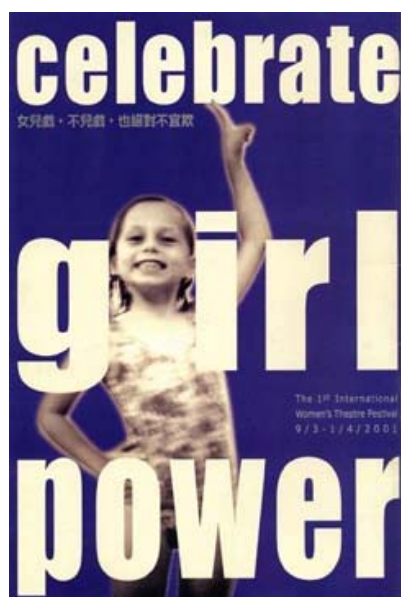
<sup>1</sup> 香港青年女藝術家展  
<sup>2</sup> 香港女藝術家作品聯展  
<sup>3</sup> 香港女藝術家作品展  
<sup>4</sup> 港澳女畫家聯展

### 推廣性別思考

九〇年卻有一個較有性別意識的女性藝術節。由當時隸屬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的城市劇場舉辦的「女颯」，節目包括劇場、舞蹈、裝置展覽和錄映播放。城市劇場經理張輝並沒有想多製造女強人，他在前言中談及自己的媽媽姐姐冰釋前嫌，一家人團聚的開心經歷。說明「女颯」節目也像個家庭聚會，讓各有想法的女性創作者享受共處的喜悅。籌劃以情作動機，注重分享，其實亦說明了他對女性藝術的看法。場刊的製作卻並不感性，裡面有介紹女性主義的文章，多篇文章論及性別與創作，還有其他外國有關性別題材作品的討論。藝術節的作品許多時都是從生活經驗出發。場刊更有處理作品的定位問題，什麼是「女性藝術家」、「女性主義藝術家」、「女性美學」，例如陶馥蘭認為她「只是提出一些自己對女性處境的意見」的藝術工作者，她不是搞運動的，所以不是「女性主義者」。而女性美學方面，她亦認同沒有一種「主義」或「模式」，而是強調一種解放的態度。這個藝術節除了製造女性創作人發表作品的機會以外，更負起教育推廣的工作。可惜這是第一屆亦是最後一屆。

### 帶旺本土創作

十年之後 (2001)由「女颯」的其中兩位策劃人鍾小梅和游靜策劃的「女兒戲」女性劇場節可說是一個延續。但今次不只是一個分享的空間，而是有感於參與劇場的女性創作人數目不多，於是劇節是爲了鼓勵創作，在場刊亦有嘗試邀請其他媒介的創作人一起討論女性藝術創作。策劃人鍾小梅談到節目的目的在於「嘗試尋找不同的角度看我們今日女性的角色及她們的關心課題，再看她們的創作動力。」第二屆的「女兒戲」在今年(2003)舉行，旨在「帶旺本土創作」，目的不只是女性創作人人數的增加，而是希望可以在內容形式和美學方面有更多刺激，從而豐富本土創作。策劃人鍾小梅、鄭綺釵和梁慧玲明言她們不會排除男士也可以創作女性/關心女性的作品，但現正在初步階段，還是需要先集中在女性創作人的作品。



第一屆「女兒戲」場刊

### 促銷「女人」

較長青和直到去年還在辦的「女性形象」展覽已舉辦了八屆，由一間商業畫廊 Schoeni 籌劃。九四年第一屆舉行時，我曾在報章寫道「裏面十四位中港畫家所畫的女性形象極為單一、陳套，都是從男性角度出發 – 低下頭，或含羞答答，楚楚可憐，或向你拋媚眼，全都身材苗條，無所事事。」<sup>5</sup>現在這段文字仍可以用來形容最新一屆的展覽，展出的作品多數是清宮怨女、半遮半掩的裸女或瘋癲的「辣」女。2003 年的新聞稿提到有女性藝術家創作批評性別議題的作品，在作品中卻難以看到這種意識。性別議題似乎祇是一種時髦的宣傳用語。而女人和風景靜物一樣，長期好賣。



Red Chamber

Li Gui Jun 李貴君

2003

### 新媒介拓寬市場

另一商業畫廊漢雅軒亦曾策劃女性藝術展覽「非主流之聲」，九四年展出十位中港台女藝術家的繪畫、裝置和錄像作品，既探討女性創作環境，亦嘗試以裝置和錄像來拓寬藝術市場。策劃人任卓華(Valerie C. Doran)從內地一位藝評人廖雯的文章得悉，中國大陸內地的藝術圈是男性藝術家的天下，女性藝術家被冷落，於是想集中港台的藝術家發表作品並討論她們身為女性藝術家在中國社會的創作經驗。討論只有香港藝術家在場，大家覺得香港女藝術家不愁展出機會，創作時亦沒有對性別題材有特別的興趣。

### 觸及禁忌

集合對題材沒興趣的藝術家一起討論，似乎有點徒然，可能藝術家都想多留空間給作品。後來有展覽掀起討論，曾德平寫道「直至九七年尾文晶瑩和梁寶山在 Para/Site 藝術空間舉行的《正經事》展覽，本地文化界才出現一股『女性』、『女性

<sup>5</sup> 1994年6月11日信報文化版。

主義』、和『性別課題』等類型藝術的討論熱潮。」<sup>6</sup>當時我的作品觸及月經禁忌，所以受到注目。那時候只想表現一些個人經驗，想不到觀眾有那麼大的反應。當時的討論大多集中在社會的層面，例如月經是否一種禁忌，應用何種手法去挑戰這種禁忌，女性在現今社會有甚麼更迫切的問題需要面對，亦有論及性別與藝術的課題。

我的作品不過是一些個人經驗的反思，可以用女性主義來詮釋，劉莉莉明刀明槍的漫畫，引起社會上更廣泛的討論。她 98 年出版的《媽媽的抽屜在最低》漫畫集標明是有關「性」「性別」「性別政治」，是「一本港產女性主義者從性別的角度，重閱人情世故，鼓吹情慾自主的漫畫家的公開私事簿。」報紙邀請她畫漫畫，畫廊邀請她展覽，觸及的層面相當廣泛。

99 年 3 月策展人顏淑芬邀請她在 Para/Site 藝術空間舉行的「女多面手多媒體作品展」展出。策劃方向稍為具體，選取的藝術家劉莉莉、馮美華和盧燕珊的作品集中討論女性如何因著不同的「性」與「別」，去感應身邊事物，而且尋求在藝術或文化上有所突破。

### 著重互動

這個展覽之前的一個月，四位藝術家身體力行地策劃並實踐有女性意識的展覽。施遠、施運、陳惠芬和羅婉儀都喜歡在創作裏審視自己的處境，並相信創作可以是主動分享。她們用了兩年時間互寄作品、信件和傳真，分享創作的種種，展出時更主動聯絡社區展覽和做工作坊。整個展覽過程亦是一件作品，反省自己的處境，重人情分享和支持。

同年 10 月，曾德平更形具體地提出什麼是女性題材和觸覺來做一個展覽「婆媽匣子」。「女性題材」是瑣碎的私人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人倫關係及情愫，「女性觸覺」是「見微知著」的，展覽強調這些非主流的意識來開放本土當代藝術的發展面向。後來惹來黎美蓮的批評<sup>7</sup>說以上提出的都不一定是女性才有的題材和觸覺，用「男性」和「女性」去討論當代藝術似乎已不合時宜。曾德平堅稱藝術的確有分男女。他知道這樣很容易遇到本質化的問題，但其實又覺得有需要分，因為「突出兩性異同有助發展第三性的可能。」<sup>8</sup>而另一個藝評人小西則認為「就現況而言，藝術的確無分『男』『女』，因為「真正的性別政治在於『非性別化』與『性別化』之間的對立。…在已有的概念中，只有『藝術』、『女性藝術』、而沒有『男性藝術』。我們甚至可以說，在已有的性別話語中，『男性』根本不是一種性別。」

<sup>6</sup> 曾德平：《蘇恩祺用白色墨水書寫的裝置作品》，載於張鳳麟編：《拆東牆補西牆—香港裝置藝術賞析》，香港：進一步多媒體，1999 年，頁 207。

<sup>7</sup> 黎美蓮：《藝術有分男女？》明報，1999 年 10 月 24 日。

<sup>8</sup> 曾德平：《藝術的確有分男女》明報，1999 年 11 月 1 日。





展覽「婆媽匣子」  
曾德平攝

### 討論「男人」

我基本上同意小西的說法，香港的確鮮有男性藝術展覽，九三年一個「本男」，十年後才有一個「男作業」。「本男」活動結合文字、裝置、劇場等表現形式訴說男人的種種。策劃人潘泝提出「在香港這個貌似開放但其實保守的社會，可以選擇迴避不去討論『男人』但就是要面對也並不如想像般容易。」策劃人想藉著創作活動反省男性的社會角色和位置，以及希望大家對這個性別有更多想像。曾德平再接再厲，嘗試以女性的評論手法去閱讀蘇恩祺的作品並為她於2000年9月在 Para/Site 藝術空間舉行個展。他在《蘇恩祺用白色墨水書寫的裝置作品》一文中，首先批評某些把女性藝術隔離開來的做法，把她們置於從屬於「正常群體（男性）」並流於「第二性」的次等地位，還有把一些抽一兩件女性藝術家的作品放在女性藝術展的做法，這樣「抽離其創作發展的流程和背景脈絡，頗有移船就壩之嫌。」他認同「女性主義者提倡發掘女性個體的特殊性」，並「拒絕普遍性和本質化的追尋和分類。」所以他認為「必須要先了解個別女性藝術家在創作上的獨特成長過程，從一系列作品中找出在物料、形式和展覽策略上的特性，引證作品呈現的視覺效果和訊息，以達全面地『給予女性藝術同等的待遇』之效。」他用這個方法來分析蘇恩祺的作品。強調的是一種做法和態度，探討有關個體的特殊性，以及放在本地文化藝術環境看作品有何突破。

### 把性別的關注放在一個大環境裡

文潔華對本地女性藝術的研究亦是從個體開始，她出版十個在九十年代活躍的女性藝術家的訪問並舉行展覽。從她們「在本地成長與生活的體會，以反映香港的性別及社會文化，如何影響著個人的藝術創作。」她的書著重人情，對人的興趣比理論多。她將香港藝術家對性別的關注放在一個大環境裡看，覺得香港藝術家「均從個人歷史和真實生活的反思出發，受著存在的層面裡無法避免的性別、社會、政治及文化身份等影響。」<sup>9</sup>而的確幾乎沒有香港藝術家抽空地只談性別，性別只是多個題材之一，或只是旁及，或只是參考，去表達生活經驗或藝術的探索。研究又探索女性藝術家如何豐富本地藝術的可能和範圍，例如女性藝術家多作互相溝通、互動的嘗試。她又嘗試用「女性意象」去閱讀作品但又不去忽略其他社會、政治、個人和藝術發展因素。亦處理了一些研究女性藝術的問題，例如是否要在視覺藝術家前加上「女性」字眼，她認為若明顯對性別有興趣，便無需避嫌。而書名《自主的族群》，想說明女性藝術家有相同的地方但都不一樣。而她亦有為男女二分的研究護航，認為「無身分的政治是無力的，因此即使沒有一個不複雜，或真實穩健的女性身分都不應放棄。」



文潔華：《自主的族群：十位香港新一代女性視覺藝術工作者》

之後，也有藝術家舉辦的展覽運用到重視工藝的女性藝術主張，例如冰冰在2001年6月策劃的「女性藝術家手作仔作品展」。2003年4月由梁以瑚策劃在文化博物館舉行的「女紅莊」亦有這個意思。

女性藝術經過一番討論，2001年11月舉行的「女也－女性藝術作品展」集合了有興趣女性題材的藝術家一起展覽。第一次邀請男性藝術家做女性藝術作品，來說明藝術表現和生理性別不一定可以對號入座，及避免將女性藝術邊緣化。

<sup>9</sup> 文潔華：《自主的族群：十位香港新一代女性視覺藝術工作者》，香港：中華，2000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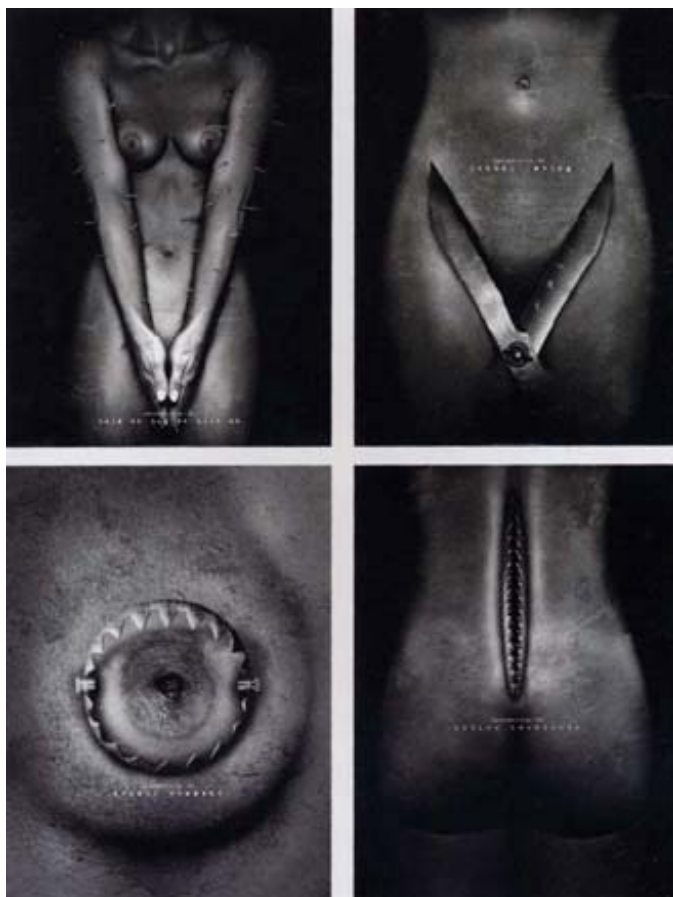


「女也 - 女性藝術作品展」邀請男性藝術家做女性藝術作品，圖為曾德平作品「吉光」。

### 藝術、歷史和人類學拼盤

到2003年文化博物館舉行的婦道活動，嘗試回顧和前瞻婦女的歷史和身份定位，節目包括一系列專題展覽及教育推廣活動。可能因為是文化博物館，所以藝術並不是單一的展示，還包括歷史和人類學的研究。六個展覽中只有一個藝術和一個設計的展覽，有趣的地方是可以多角度的思考這題目，但是每個展覽都相當獨立，歷史是歷史，藝術是藝術，並沒有做到互有對話和關連，這個專題只可以說是個大拼盤，並未有融匯出一個新的想法。

藝術篇的「眾裏尋『她』」的策劃在序言中以避免本質化、標籤化，把女性藝術問題擱下來，留給七位女藝術家發揮她們對「女性」的看法。設計篇「大女人」則邀請了六名「海道會」的男設計師加六名女設計師一起創作海報。邀請的男設計師除了有名氣外，在女性思考方面不見得有何獨特的見解。一位設計師只是將「女」字的字形轉化，玩玩圖案造形，其中二位將女體割裂，更有甚者加上攻擊性利器，來表現對女人既愛且恨的心理。這類將女性變成慾望和發洩對象早於超現實主義時代已有，今日社會的大眾傳媒更大量散播這類意識，真的不明白這類作品如何可以像在展覽序言中所說「批判陳腐的價值觀念」？



「大女人」展覽序言中一方面說要「批判陳腐的價值觀念」一方面卻有踐害女體的作品。圖為李永銓的海報作品「矛盾」。

今年三月梁寶山策劃的「男作業」由女性主義出發，用全男班藝術家組成，企圖鼓動男性藝術的討論，五位藝術家的作品相當有趣，討論空間很多，但對有關議題，沒有立場(當然不一定要有)，未有表達出清晰的訊息。本來詮釋的責任落在策劃人身上，但梁寶山不作結。在眾說紛紜，熱烈討論的講座，梁寶山一味倒茶遞水，好像只想做一個支援角色，預備一個空間，拋出問題，不答題。好處是討論空間闊了，藝術品的想像空間亦得到尊重，但這樣難有焦點和深入的討論，最後只落得藝術無分男女的泛泛結論。

### 結語

因資料有限，寫這篇文章相當困難，希望能拋磚引玉，各方有識之士能繼續補遺。為文時亦感受到香港很多文化題材少有廣泛和理性的討論，或許因為缺乏發表的空間、資料散失、沒有研究和評論的風氣，導致文化記憶短暫，所以香港女性藝術的討論時常都好像要從零開始。至於說到歷史的承傳，也祇是幾個創作人和評論人一次又一次的活動經驗累積，才有增長，沒人辦、別人再辦，又從零開始，好像鍾小梅、游靜由女颯到女兒戲，施遠由女颯的參與者到做了四圍共的策劃人。曾德平由最初展覽策劃人，到以女性閱讀和手法去策劃展覽，後來甚至做女性藝術作品。文潔華從純理論的書寫，到應用理論來分析作品。

香港有甚多女性藝術展覽(甚麼女藝術家展、女攝影家展)，一些只是標籤和促



銷的策略，一些是社會服務性的（如有關乳癌和亞洲婦女的苦難）。很多時藝術家兼顧策劃人角色，所以在策展方面難有專業的表現，難於推進什麼討論和思考，不少展覽仍用傳統和既有的觀念來理解，大部分只旨在出題目而不預備答題（如本男、婦道、男作），近年有更多人作更具體的嘗試，例如提倡女性藝術的手法（手作仔、女紅莊）、越界的態度（女多面手）或女性藝術評論的實踐（四圍共、曾德平、文潔華）。

創作方面展覽都傾向讓個別藝術家自由發揮，保有藝術家的特殊性和完整性。不以標籤來規範作品，只在閱讀作品方面運用女性藝術的思考。

至於女性藝術家的發展正處於什麼階段，大家則有不同的理解：有認為仍處於弱勢，仍要壯大（女兒戲），有認為還未好好討論什麼是女性藝術、此時此地的女性藝術又是什麼，所以仍需多作研究和創作實踐。亦有覺得已有看法，並且要避免邊緣化的危險，要將評論方法推至分析男性藝術或其他弱勢羣族的作品。

有趣的現象是男性藝術的展覽只出現過一兩次，女性藝術的展覽卻如雨後春筍，有韌力和持續性。原因可能是性別研究的流行，女性是弱勢羣族，備受照顧；又或是女性自強，主動出擊，自主辦展覽，也可能是女性之間互相鼓勵支持的韌力，使之可以持續下去。其實這種朋友間的支持和鼓勵亦是支持本土藝術發展的重要動力。